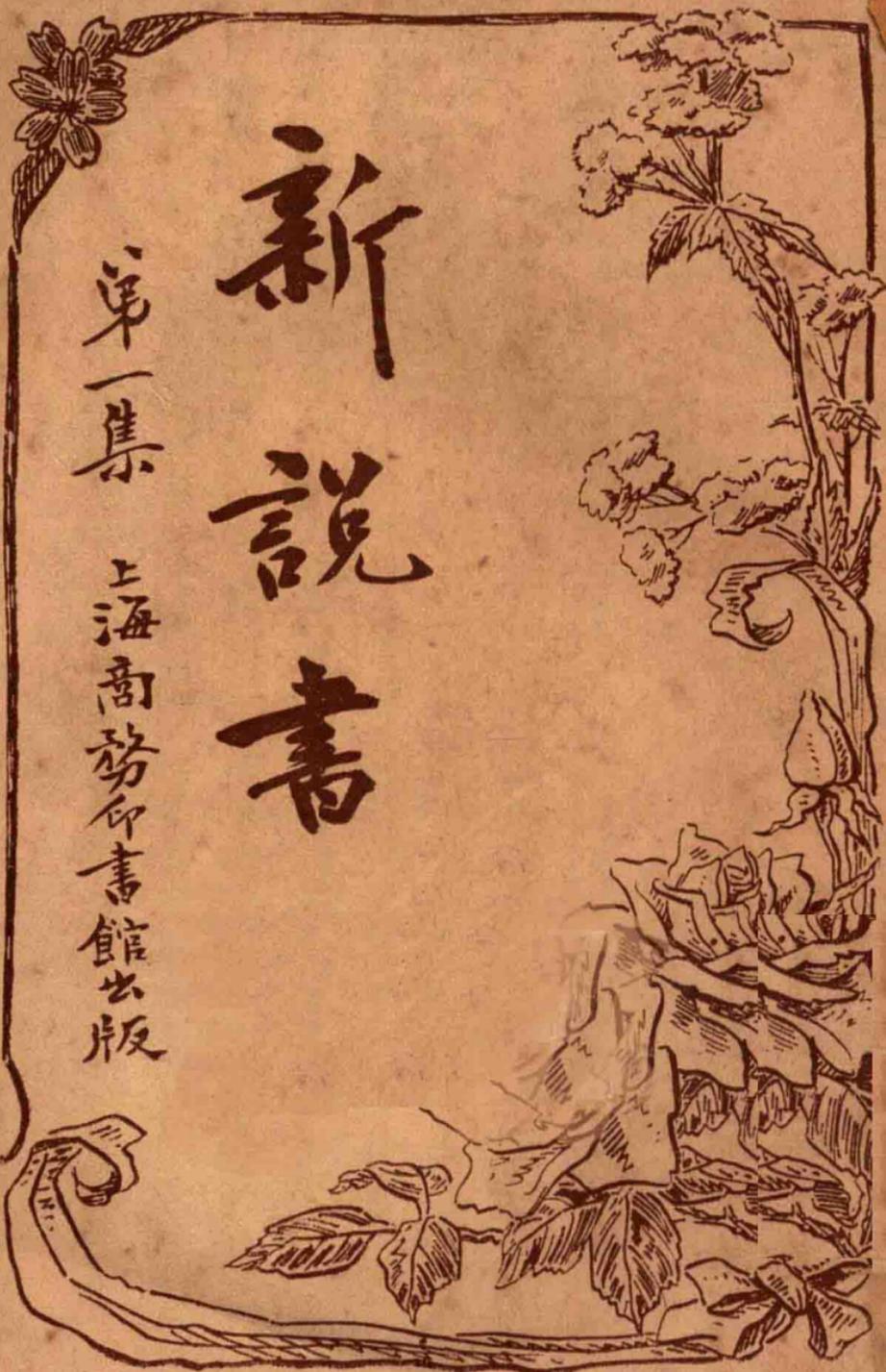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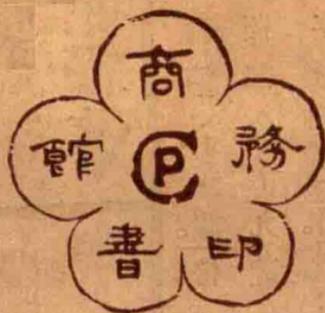


新說書

第一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新說書第一集

無錫孫毓修演詞

第一回 管社村發表愛國心

泰伯祠亂說新評話

無錫西門太湖邊上。有管社山村。村上人家。家家向南。清早起來。開了大門。即見一片清空。那三萬六千頃大的太湖。好像一大盆洗面水。擱在村前。管社山三面臨湖。惟有北面。接連老岸。一條官路。可十餘里。東通無錫市。北至惠泉山。村子雖然不大。也有百十來家人家。細算起來。士農工商。倒也行行俱全。終爲依臨太湖。合着古人靠水吃水一句話。居人以捕魚駕船爲生的。居其多數。春季到宜興山裡販筍。夏季到東西洞庭山。販楊梅桃李。秋冬兩季。沒有鮮貨生意可做。則到湖州杭州等處。販運紙貨毛豬。皆可趁些利錢。所以地方雖然僻小。人家還算殷實。到了前清光緒末年。外國人爭至內地。設立小火輪。比起老式船來。又穩又快。裝貨搭客。件件皆能。水脚又極便宜。雖然不在太湖裡往來。却從內河。專走蘇常杭嘉等處。從前在太湖中。

專靠一篷一篙。做水客的。生意漸漸清淡下來。急得唉聲嘆氣。大家怨命。到底近水的人。常到別處走動。不比山坳子裡。老死不出門的人。守着老法子。不知活變。起初雖然瞎埋怨。被外國人奪去生意。慢慢曉得現在的時世。真是開千千萬萬年以來。未有之奇。斷不是守着老法子。可以過得。於是老一輩的。別謀生計。暫時敷衍過去。別在村中。開了一個小學校。專以新法教訓合村子弟。此是本村人。天津師範學校畢業生。高子興所創辦。論起學費來。橫豎比村館先生的束脩。所多無幾。教法則勝了萬倍。因此遠近村莊。皆送子弟來學。高子興學問又高。人也熱心。真是名稱其實。不但學生服他。老一輩的。也敬重他。見了面。皆稱他一聲先生。列位皆知無錫有個惠泉山。是東南名勝之地。每年從三月起至八月。此六個月中。遊山玩景的人。山人海。惠泉山也要踏低一寸。離開管社。不過七里之遙。高先生出外遊學。已有數年。不到惠山了。歸鄉之後。又因學堂的事。勻不出工夫來。沒有去過。直到端陽將近。村人約着高先生。帶領學生。步至惠山去。吃碗二泉水。管社山村。雖然風景不俗。終嫌山

圍水繞。地方不大。局面不寬。一到大樹村。便見萬頃平田。如一片跑馬場。綠沉沉。一道溪河。灣灣曲曲。橫在田間。樹葉大的划船。浮於柳陰之下。高先生與這種景致。久別重逢。自然格外歎賞。那長住管社。被山水拘束慣的。到此亦覺眼界一寬。心上一歡。說說笑笑。好不有興。自古道三句不離本行。各人贊嘆大樹村。却各人現出本行來了。管心農本是文縐縐的一個酸先生。口背千家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之句。吳士法在村中開設一座酒米糧食鋪。指着田裡的荳麥道。這荳麥有了收成。種田人也好。田主人也好。小店裡又有生意可做。那田地真是養活我們的爹娘。熊長勝當光復之時。曾在南京打過仗。今見溪河。講了一段兩漢演義上韓信的背水陣。陳阿和積祖養魚種田。指沿河魚池說。我們管社人的魚。養在沿溪河一帶。魚的草料。却出在太湖裡。人又去服事他。又去吃他。說來說去。總是爲錢罷咧。張子英是個畫師。此時口裡不言。心上正想畫一幅溪光山色圖。其餘小學生。有愛看山的。有愛玩水的。有愛捉蝴蝶。尋野草的。各人有各人的心事。高先生看在眼裡。有

跟高先生的小廝小阿四。也插嘴道。我們莊前是太湖。不多幾里。又是這條溪河。到漢口。要走長江。上天津。又是跑海。照此看來。世上獨多了水。三山六水一分田的古話。竟未說錯。陳阿和的兒子繼英。才十四歲。也是管社小學裡一名小學生。聽了小阿四的議論。又背起他的地理課本來。說地球上陸地。總分亞



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澳
 大利亞、亞美利加、五大洲。
 海洋。總分南冰、北冰、大西
 太平、印度、五大洋。五大洲
 五大洋。雖然各自對過。勻
 算起來。水倒佔了三分。只
 有一分是陸。小阿四看似
 野頭野腦。還懂些地理。一
 羣人到了惠山。看一回有
 名的天下第二泉。又玩一
 回金魚。然後在開闢江南
 的老祖宗。吳泰伯祠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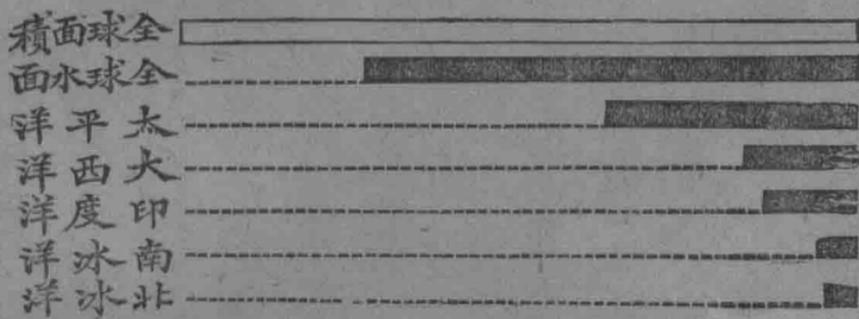


西半球

引茶館。泡了十多碗茶。分幾張桌子坐下。忽見沿牕圍了一大堆人。不知看些什麼。陳阿和脚健也挨進去。看了一看。回來告訴道。那邊坐下一個人。黃頭毛。綠眼睛。一個高鼻梁。兩引八字鬚。形狀着實古怪。高先生聽陳阿和形容得五六句話。即知是一個外國人罷了。并且曉得這個外國人。定是一天要遊一輪惠山的。美國教士馬先生。管心農問高先生。常聽人說美國。不知美國到底在管社何處。高先生道。美國嗎。在我們管社山村的地底下。諸人聽了。皆直跳起來。道。先生又說頑話了。去年村中張三家裡掘井。也有幾丈深。不曾掘到美國。除非酆都地獄。方在我們脚下。高先生微微一笑。然後不慌不忙。說出一篇大道理來。正是

與君一席話。

勝讀十年書。



地球水上陸地比較

欲知高先生說些什麼。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窮鄉僻壤之中。一介細民。觀其居處。僅一間半間之茅屋。以蔽風雨。問其生計。僅一畝半畝之荒田。以供衣食。其於世也。亦可謂無足輕重矣。然爲之追究此微末生活之由來。終不能不感謝乎地。更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由有形以及於無形。由一體以及於全體。由原因以推其結果。或由結果以溯其原因。則更不能不感謝乎大地球。

吳士法曰。「田地是養活我們的爹娘。」一語中的。此新說書之所以開篇於地理也。人之生也。爲地所發育誘啓。而以地爲家。歌於斯。哭於斯。聚骨肉於斯。歷數十寒暑而死。骨肉仍歸於土。由此觀之。地理者。人人與之有關係。有趣味之死活史也。烏可不知其故哉。

今雖至僻之地。至貧之家。亦當有一匣之火柴。一斤半斤之火油。更時見一圓兩

圓之墨西哥。問其來歷。皆越千萬里之路程。飄重洋。過大海。如是可知居今之世。無論何人。其生命皆息息與世界相關。世界實吾人安樂之家室。吾人生活之源泉。

或曰。吾祖吾宗。未嘗知有外國。更不聞有世界。安居樂業。且勝於今。則應之曰。子不聞管社村人之言乎。「現在時世。開千千萬萬年以來未有之奇。」彼奇而我亦應之以奇。則光景能比祖宗時爲佳。彼奇而我應之以常。則光景必比祖宗時日惡。一念及之。大可畏也。所以吾輩今日。決不能守祖宗之老法子。徒爲蝸角之戰爭。必欲傾其心思眼光於茫茫之世界。而始足以守住門戶也。然尙有一言。爲諸君告者。對於世界之前。尙有比世界較小之一區域。令人不忍忘者。卽吾輩與之居處最久。感情最深。受恩最重之國。國者。人之根本也。於一國之中。遊釣恒於斯。親戚隣里聚散恒於斯。祖宗邱墓恒於斯。爲吾人根本之根本者。實惟吾人之鄉土。

當知人棲息於偌大之世界。實棲息於數萬里或數十百萬方里之本國。乃更狹小觀之。親切言之。實棲息於數方里或數十方里之本鄉。從此可知人初僅爲一鄉之鄉民。繼乃爲一國之國民。終乃爲一百四十五垓。十個一謂之十個十謂之百個十謂之千個十謂之萬個十謂之億個十謂之兆個十謂之京個十謂之垓中之一世界民。則知人實以鄉土爲密室。以國爲廳堂。以世界萬國爲隣里。故地理之起點。必起點於鄉土觀察也。不待煩言而自明。此則所謂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而新說書第一集之託始於小小之管社村也。

兩鄉相爭。則幫本鄉。兩縣相爭。則幫本縣。兩省相爭。則幫本省。兩國相爭。則幫本國。遠近親疎之順序。其見於人之心理者。如此其著也。人終身不出里閭。則其愛鄉心尙不見濃到十分。出門愈遠愈久。則其偏愛本鄉之心愈深。惟其偏愛。故望本鄉興旺之心。較望他鄉爲切。高子興畢業歸來。急謀增進本鄉之生計。乃辦小學。從根本上著想。其愛鄉心可敬也。

地球是一萬有之寶庫。鄉人眼光。祇能見及一方。然亦不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妙悟。大樹村一段文字。即發明此意。

管社小學生。能背地理書。能知小阿四說得不差。即此已是好學生。其實說地球者。豎說可分爲東西。橫說可分爲南北。今以南北言之。則陸以北半球爲根據。以北極爲中心。直奔南方。成三個尖角形。即南美洲之尖角。南非洲之尖角。南亞洲之尖角是也。澳大利亞亦名大洋洲。雖亦名洲。實附於亞洲之大島。歐洲與非洲。今雖爲蘇彝士河隔斷。其勢仍緊接也。水以南半球爲根據。以南極爲中心。直奔北方。成大西、印度、太平、三大洋。與陸地作對抗之勢。

第二回 地圓論感動女主 新世界便宜白人

上回書中。說到高先生要說出一番大道理來。諸人自然洗耳恭聽。不料高先生反發出一句問話道。諸位以爲地皮的形狀。是甚麼似的。衆人見問。楞了眼睛。回答不來。只有管心農說道。地皮形狀是平的。底下有條鰲魚。地皮頂在他的頭上。如賣麻

糰人。頂着一盤麻糰。鰲魚一動。地皮也要搖個不休。衆人聽心農說罷。雖沒有親眼看見。全地皮是平的。鰲魚到底有沒有。但覺心農的話。很有來歷。因此倒有一大半相信。獨有高先生聽了。管心農似通非通的話。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到底笑也不可。氣也不必。和言悅色。依著情理說道。地是圓的。如球一般。所以現今學生。皆稱他爲地球。既然地是一個滴溜滾圓的球。必是四面八方。皆可住得人。我們自老祖宗以來。世世代代。住在地球這一面的中國。那位教士。住在地球那一面的美國。這面稱爲東半球。那面稱爲西半球。一東一西。遙遙相對。故說美國是在管社地底下。高先生這一段話。自以爲句句清澈。字字實在。皆當相信自己的話。不信心農的話了。豈知高先生不說猶可。說了之後。衆人如被檀木棍敲了一下。昏到一塌糊塗。細想高先生所說的地皮是個圓球。管社地底下。還有一個甚麼美國。則是美國之人。必會頂倒行動。山川樹木。城市房屋。也各各倒立。恰與管社相反了。還有一層。鰲魚頂了地皮。有時略一轉動。不免山崩地倒。若伶伶仃仃。成了一個球。大家不要七跌八沖。

滾入天空去麼。真是豈有此理。高先生道。諸位不要心慌。地皮是個圓球。現在我們管社的小學生也相信了。若在四百年前。雖神機妙算如諸葛亮、劉伯溫也抵死不能相信。西洋外國人也說地是平的。與管兄之話不謀而合。將近明朝正德皇帝下江南之時。西洋各國有本錢的。皆到西天佛菩薩出世的印度國內做生意。也有從印度闖到廣東。販賣我們綢緞、茶葉、瓷器等貨。運到外國。無不一本萬利。於是一人傳兩。兩人傳四。爭到東洋來發洋財。歹人看得眼紅。聚了囉嚕。在要道上攔路打擊。大家丟了本錢不算。還要賠上幾條性命。綠眼睛、黃頭毛的西洋人。從此東洋財發不成了。皆坐在家中歎氣。原來西洋人到東方來。先跑海路。一直向東。在土耳其國上岸。騎着駱駝。走了數百里旱路。再在海裡漂行數月。方到印度。那攔路的歹人。專在土耳其岸上伺候。如能一路跑海。不上土耳其那條旱路。便保得一路平安。不過這條路。還沒有人試過。大家不敢冒險。衆商沒奈何。只得定下賞格。有能不過土耳其。可到印度的。與以千金。自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卽有一人。在歐洲南邊開船。

不管風浪高低。一直向南。灣灣曲曲。走盡亞非利加洲的海邊。撥轉船頭。更向東北。果然到了印度。這條新路。雖免盜賊之險。然而風高浪猛。經年累月。還不能到。做生意人。頂會打算盤。從前本輕利重。如今本重利輕。前後比較起來。越想越疼。常在茶館酒店之中。紛紛紜紜。議論此事。鬧了數年。却鬧動了一位豪傑。此位豪傑。生在大利國。姓科倫布。名克立斯士福。姓名合寫。倒有八個字。外國人名地名。翻成華文。原是傳音不傳意的。不管他七個八個。講起來毫無意思。只當他五虎平西。番將名字罷了。意大利、土耳其等國名。只當他番邦名號。閑話休題。且說科倫布自少跟着老子。以理羊毛爲業。家道平常。他見人家的孩子。背了書包。天天到學堂去。自己只好在家中理羊毛。老大不服起來。他老子遂勉力送他到學堂。在那個時候。學堂書上。皆說地是平的。只有一面。可以住人。可生鳥獸草木。可載山川洋海。科倫布也照此念過。後在海船上。當過幾回老大。獨信地是個圓球。逢人便講。時人聽科倫布如此胡說。也有笑的。也有罵的。科倫布打定主意。終不改變。活到四十多歲。剛逢至

印度做生意的。尋不出一條新路。大家愁作一團。科倫布心中。以爲惟自己能尋出一條新路來。人去問他。先把不合時宜的地圓論。如背熟書般。背了一編。然後說出他的新路來。從歐洲到印度。本向東走。依科倫布之意。反要向西走。人問他爲何向西。他說地形似球。向東向西。皆走得通。說到天亮。他的地圓論。終是牢不可破。諸人氣他不過。搶白他道。老兄有此仙法。何不自己去試試。發點東洋財回來。免得人皆笑你老不發跡。科倫布說。諸位如肯湊些本錢。與我造幾條海船。我不管跑至三年五載。總會向西跑到印度。列位想生意中人。一錢如命。豈肯白花本錢。去做科倫布的試驗。所以他的念頭。終成空想。此時西班牙國王。禮賢下士。好用奇計。科倫布要把他的地圓論。獻與西班牙王。只是湊不出這注盤川。又耽擱了數年。終究熬不住。硬着頭皮。帶了七歲的兒子。學伍子肯吹簫到吳國的老法子。到了西班牙。見過國王。不消說得。開口就是地圓論了。西班牙王也不能信。科倫布急得發極。又道。大王如能給臣船隻川資。西行探地。路上逢到無人管領之地。情願雙手獻與大王。此又

髣髴張松獻四川的計策了。西班牙王仍是搖頭不理。倒是他的王后。被科倫布一席話。觸動了心。情愿變賣裝奩。供給科倫布。如得了地。便做王后的私房。果然打了四條船。每船配上三十名水手。拜科倫布爲提督。使他

向西尋一條到印度的海路。科倫布辭別王后。欣然解纜。一百二十名水手。雖皆熟練海洋風線。老於跑海。但試驗地圓。欲東反西的路徑。却是第一回。因此除科倫布一人。心滿意足之外。其餘同船的人。皆無精打彩。心中老大有些不願。整整的走了一月。只見白浪滔天。一些地皮的影子也沒有。船中淡水也要盡了。糧食也將完了。共勸科倫布算了罷。不要走到地皮邊上。大家活不成。科倫布那裡肯依。只管向西向西。又走了一個月。仍是一些意思也沒有。衆人益發嚇得了不得。惟有科倫布得了穩餅似的。死命不肯縮回。見衆人不依。急得磕頭央告。再饒他十天。十天之內。再



科倫布的坐船

不見岸頭。決計從大眾的意見。退回本國。也就死心塌地。大家見他說得可憐。只得又饒他十天。科倫布立在當船頭。眼睛也不轉。指望即見岸頭。無奈第一第二天過



科倫布初到美洲

了。不見。第七第八天過了。更不見。科倫布眼睛也花了。心上更急得如熱鍋上螞蟻。難道自己的地圓論。錯了不成。不料到了第九天早上。望見一片地皮。橫在面前。科倫布見了。一百二十個水手也見了。此時一陣拍手聲。響得非同小可。大家登岸。但見山川人物。一樣平平穩穩。立在地上。並不顛倒。即此便是東半球地底下的西半球。阿美利加洲便是。科倫布硬派這個地方是印度。橫豎美洲的野人。一點也不知

他的來意。也不知他的言語。任他去題什麼名字都使得。但在下如今要替科倫布說句公道話。他的地圓的見解。果然不錯。到了美洲。還當是到了亞細亞的印度。却是大錯了。但其中也有個緣故。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欲知科倫布錯認的緣故。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語曰。「聚蚊成雷。衆口鑠金。」此非蚊與衆口之果能成雷鑠金也。病在聽者之。以耳爲目。致爲瞎鬧之蚊。無識見之衆口所欺。豈不可哀也歟。管社人聞說地平。則信爲是。聞說地圓。則疑爲非。其實地圓地平。管社人皆未目見。且未有「新說書」以前。管社人亦還未有說地之資格。地圓地平。管社人聽之。皆可信得。顧地圓之說難入。地平之說易信者。則以西洋學說未入中國之前。說地平者多而且古也。其實古人地平鰲魚之說。原非實有經驗。亦是以耳爲目。受古人之欺而已。

後人乃謹守其說。而不敢輕改。此又何苦來。一切相面拆字。風水算命。求籤問卜。師娘鬼神。荒唐無稽之事。皆可作如是觀。勿曰古人如是。今人亦當如是也。須知事之古有而今無。古無而今有者多矣。當今之世。皆應放開眼孔過日子。

我國古書中。有段寓言云。一邊界地方。有一老翁。無故得一良馬。人皆賀之。翁曰。安知非禍。其子見馬大喜。騎之而出。墜馬傷足。人皆吊之。翁曰。安知非福。已而邊將招兵。與番邦相戰。其子以傷足而免。翁之言。至是皆驗。天下之事。禍福相循。莫不類此。西洋人因印度盜風大熾。不能更往貿易。因謀別尋一路。葡萄牙人客美。遂得窮非洲之南。由印度洋入印度之大路。科倫布亦因此尋得美洲。馬志倫因之得從太平洋入印度之路。地圓之說。遂成鐵證。爲著幾個毛賊。逼出此驚天動地之事業來。塞翁之見。真能貫澈千古。

歐羅巴洲地少而海多。人多見海。故習於航海之業。猶管社人之濱臨太湖。居人多靠水喫水耳。然彼時航船之人。不過在近岸之處。一帆一篙。來來往往。從不敢

向大海中行。三四百年前。還是如此。尙不及慣行太湖船之冒險勇敢。一入非洲境。天氣炎熱。不敢更向南行。以爲愈南則愈熱。將至人與船俱成灰燼而後已。豈知地上惟赤道下最熱。赤道之南。赤道之北。則皆漸漸寒冷。南極地方之滿天冰雪。與北極無異也。而此時之歐洲人。則尙不足以語此。葡萄牙人客美。始放膽南行。循非洲西岸。繞好望角。而入印度洋。出入赤道之間。人與舟皆無恙也。於是歐人始敢南行。科倫布過大西洋。人與舟皆無恙也。於是歐人始敢西行。馬志倫繞行地球一周。人與舟皆無恙也。於是始敢橫行世界而不懼。

地是圓球。轉動不定。本不能分出東西來。以其轉動之時。自東向西。遂以其得日最先者。爲東半球。得日在後者。爲西半球。更如畫地球者。因爲一張紙。畫不出兩面來。所以分成兩半。猶之一個西瓜。分爲兩片也。於是名其一爲東半球。平圓地圖。其一爲西半球。平圓地圖。

外國人名氏。常寫在姓之前。稱呼之時。常舉其姓。不舉其名也。今獨於科倫布兼

舉其名。以見西洋風俗之一班。餘人仍單譯姓。以歸簡明。外國中惟匈牙利國人。則姓在前。名在後。與我國同。

科倫布雖尋得美洲。立下希世之業。然憂讒畏譏。潦倒不堪。生平知己。惟西班牙王后一人。及后過世。朝裏無人。科倫布竟至下獄。出獄未久。卽窮餓而死。死後人始追思之。一髮一衣之遺物。皆成至寶。居處遊眺之所。皆成古跡。此證明地圓。發見美洲之大英雄。至此亦可無恨于黃泉矣。

西洋天文地理上之大發明。皆始於明朝正德、嘉靖、萬曆三朝。約在民國前三四百年。豈天地之祕。至是將洩。故有此大英雄出世耶。而我國在科倫布到美洲前之數十年。亦有一鄭和。可與科倫布相敵。今記之如左。

鄭和。雲南省人也。永樂十三年。奉旨出洋。領兵二萬七千人。分大船六十二號。載之。每船四十四丈長。十八丈寬。自蘇州劉家河開行。經常熟出海。至福建放洋。以次徧歷南洋各國。其國有不服者。則發兵擊之。諸國皆入朝奉貢。不敢違命。鄭和

往返七次。在外二十八年。歷三十餘國。所得寶物。不可勝計。極遠如印度非洲諸處。亦皆往焉。隨征將士。有樂蠻邦之風土者。卽留居其地。征服土人。自成一國。今安南、緬甸、暹羅、諸國王之祖宗。皆是漢人。昔從鄭和出洋者也。廣東福建人。今在南洋各地謀生者。不下數百萬人。新聞紙上所稱之華僑卽是。各國皆有華僑惟在南洋者最多勢較力亦盛。此種風氣。大約皆開於鄭和。我國田地不加多。人口日繁育。若皆聚於一處。則如數百頭蠶。爭食一葉。葉少蠶多。不將餓死耶。幸有東西洋地廣人稀之處。我國之人。得往謀生。鄭和之功。豈不大哉。

第三回

莽地球初次環遊

熟蘋果試明吸力

上回書中。說到科倫布錯認美洲作印度。今說出他錯認的緣故來。是爲科倫布看得地球太小了些。以爲東半球上。只有歐羅巴、阿非利加、兩洲。亞細亞是另在西半球了。其實亞細亞原與歐羅巴接連一氣的。地球的大小。此時雖還沒有弄清。他的「地圓論」。到此已試驗得千真萬確了。列位如果不信。請到間壁桌上問那位馬先

生。他不是從我們地底下新世界鑽出來的。儘可打掉我的招牌。高先生一時高興。順口說出新世界三個字來。看官們定要問何處是新世界。在下替高先生說明了罷。新世界卽是美洲的別名。美洲本來有人住著。無奈綠眼睛。黃頭毛人。硬派他們不配做人。不配享用這個地球。意思之間。就是說那個洲上。從前不曾有人。自從科倫布到過了。綠眼睛黃頭毛人。認他做個開路先鋒。大家跟了他去。美洲算始有人類。科倫布便是西半球上開天闢地的盤古皇帝。所以稱他爲新世界。有人聽了在下這一段表白。氣憤憤的。責問在下道。譬如一個山西人。初次到江蘇。便好目空一切。說他是開闢江蘇的第一人。好稱江蘇爲新江蘇麼。美洲既然有人。西洋人是賓。美洲人是主。到底賓不奪主。地球上人人住得。誰是應該。誰是不應該。在下回稱。老兄的話。甚是有理。然如果在三千年前。山西人初到江蘇。他也要稱江蘇爲新江蘇了。幸虧這祠堂裏的吳泰伯。已經在山西人之前。自陝西省到了江蘇。開基立國。於是江蘇也有地圖。畫他的形勢。也有史鑑。記他的事迹。做得天下皆知。才免了新江

蘇的挖苦名字。照此說來。我們中華十八省。幸虧出了多少大人物。在四千年前。已經樣樣齊備。西洋各國。著實慕名。若不是如此。那綠眼睛。黃頭毛人。便要稱中華爲新中華。推尊元朝韃子做皇帝時候。初到中華的馬可波羅。爲盤古皇帝了。至於地圓的憑據。高先生一張嘴。說不出兩樣話。所以不曾說明。在

下也替他補出一筆在此。地球的面。大至一百九十七兆方里。漸漸高上去。漸漸低下來。我們一眼看不到數百里。所以看不出來。地面上空曠平行之處。莫如海洋。然人立在海面上。放眼看去。也看不出地球的凸凹。只有一個法子。可以試驗。如遠遠有條海船到來。必定先見桅杆。次見全身。此因全船爲地面凸出之處遮住了。桅杆最高。所以先見。船頭在前。反會後見。若是平的。一眼卽見全船。不會分做三段了。話



據憑的圓地驗實

休煩絮言歸正傳。高先生指手畫腳。說了半天。衆人替他倒了一杯茶。高先生喝了。又續說下去道。科倫布到了西半球。再依舊路。回轉歐洲。他老人家本可顯顯神通。更從美洲向西。在地球的腰箍上兜一個大圈子。從歐洲東面回家。若能如此。則西半球也發見了。真印度也尋到了。這場功德。豈不十分圓滿。無奈科倫布此去。是西班牙王后的旨意。既替他得了地方。掙下私房。自當回去報知。從此王后託他經理西半球上的事務。東奔西走。不上幾年。科倫布一命嗚呼。辭了新世界舊世界而去了。衆人聽到科倫布已死。以爲高先生的新說書。從此說完。欲待下回分解了。不料高先生更提起精神。說下去道。諸位須知天下之事。舊的一去。新的又來。正如太湖裏的波浪。那有安靜的日子。當科倫布得了西半球。初次回國。歐羅巴洲內。皆當作一樁極大新聞。到西班牙來看熱鬧。國王也喜歡得了不得。趁科倫布未上岸之前。派出八百名御營兵。先去迎他。一路音樂吹打。旌旗飄揚。浩浩蕩蕩。直到科倫布停船的碼頭。那位西半球的盤古皇帝。穿了提督禮服。與他同去的人。一齊登岸。還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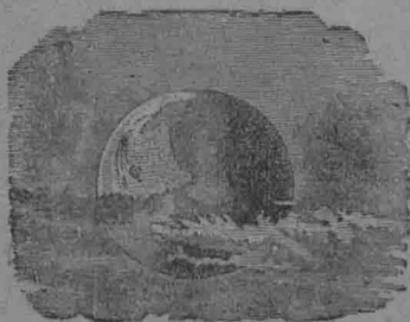
著幾個紫銅色面孔的野人。此是科倫布從美洲帶來的。那些野人。初次看見這種勢派。鬼頭鬼腦。嚇得一團糟。引得看熱鬧的。格外高興。未到京城。國王同王后。已雙騎馬。出城迎接。與科倫布殷勤相見。然後並馬回宮。旁人羨慕贊嘆。自不必說。內中有位少年好漢。也在男的女的隊裏。挨挨擠擠。看到出神處。也似漢高祖見了秦始皇的。長嘆一聲道。大丈夫當如此矣。這位英雄。翻譯他的名字來。可稱爲福定南名馬志倫。姓是葡萄牙國貴人之子。雖生在富貴之家。爲人却有大志。見科倫布冒險而歸。功成名立。更動了他的念頭。諸位知道馬志倫動了什麼念頭呢。當時歐洲



人聽說科倫布向西到了印度。大家也糊裏糊塗。信以爲真。獨馬志倫單信他的地圓論。而不信他在兩月零九天之內。會向西到了印度。不過更從科倫布所到之處。再向西而去。一定可以走到真印度。前半節事業。已被科倫布佔了先。後半節事業。馬志倫暗中擔當下來。他既是葡萄牙人。自然願

意替本國爭光。於是奏知國王。求他供給船隻。要在地球腰箍上兜一個大圈子。路上逢到無人管領之地。也雙手獻與大王。不讓西班牙人獨佔。那知葡萄牙王當他是小孩子說頑話。一些也不信。馬志倫跑到西班牙。把他的主見。又在西班牙王前說了一遍。西班牙從前在科倫布身上得了好處。今聽馬志倫之言。又像科倫布的口氣。欣然應許。與他五條海船。馬志倫開船處。卽與科倫布開船處。同一碼頭。算起時候來。已在科倫布後二十五年。當明朝嘉靖皇帝登基之時。馬志倫從歐洲到美洲一路。依著科倫布舊路。到了美洲。再要向西。則被美洲岸頭截住了船頭。行不過去。馬志倫左尋右尋。竟被他尋得一條水路。出大西洋。到了一個什麼太平洋。仍是向西。到了亞細亞洲的南洋羣島。指日可到印度。馬志倫爲了一樁小事。忽與島上野人戰爭起來。到底強龍不及地頭蛇。馬志倫竟死在野人手裏。只有一隻船。及七十名水手。到得印度。再沿非洲海岸。回轉西班牙國。仍在從前解纜處登岸。實足走了三個年頭。地是個圓球。從此三歲孩子也曉得了。馬志倫雖然如諸葛孔明出師

未捷身先死。終成了一個周遊地球的老祖宗。高先生說完了。只見吳士道立起來道。高先生講的實在有趣。但地球既不頂在鰲魚頭上。這圓滾滾的東西。到底靠託何處。高先生答道。這圓滾滾的地球。拋在無量無邊天空之中。沒有一點靠傍。如斷了線的風箏。還要晝夜轉動。無一時半刻停止。此時高先生正言厲色。說得格外可怕。吳士道及茶客聽得。皆抱住桌子。怕跌入天空裏去。還是打過仗的熊長勝。膽子較壯。公然不懼。高先生此時又自己駭自己道。且慢。地球在天空裏。日夜轉動。何以不見管社山坍下來。太湖水翻起來。人也不翻筋斗呢。熊長勝道。是呀。高先生道。有了有了。我們地球的心裏。有股力氣。名爲吸力。會把地面上的東西。皆伏伏貼貼吸住。不敢亂動。一動。人人知道雞毛同石頭。不管輕重。皆落到地上而止。却不知爲什麼緣故。定要落到地上。千萬年來。皆糊塗過去。不能知其所以然。及到清朝康熙時候。慣在地心裏弄把戲的。



地球浮行空中之狀

吸力怪。應該被人查明了。英吉利國內。出了一位大人物。此人複姓奈端。皆呼爲奈端先生。自少家貧。父又早亡。母親轉嫁他人。奈端先生無依無靠。衣食不全。幸虧一個母舅。時常周濟他。更送他進了英國有名的圓橋府大學堂。在此學得一手好算學。別種學問。也極精深。前人糊塗完結的帳。被他追算清楚的。倒也不少。有一年。秋天氣。奈端先生在園裏踱方步。耳中聽得一陣響聲。回頭看去。乃是一隻成熟的蘋果。從樹上落下地來。他立刻觸了機。悟出地心的吸力來。熊長勝道。這又奇了。蘋果熟了。自然落地。何以知有什麼吸力不吸力。高先生道。萬物移動。不外兩個法子。一切有氣之物。如人。如鳥獸蟲魚。要東便東。要西便西。自己會動。何必靠著他物。所以喚做自動。餘如樹木金石之類。自己一點也不會行動。必須靠著他物。所以喚做被動。蘋果生在樹上。如不是他物去動他。他斷不會移動絲毫。到得成熟之時。樹與蘋果同住的緣分。從此斷了。於是落在地上。落在地上之後。如果沒有他物。替他搬場。卽舒舒服服躺在那裏。直至皮開肉爛。子又著土。出了一株新蘋果樹方罷。今奈

端先生見蘋果落地之時。何以不飄入空中。不掉到前後左右。偏偏筆直的落在地上。從此一想。始知地中有個怪東西。名叫吸力。吸住蘋果。使他不得不去就他。因此推想他的魔力。非同小可。任是高山大海。皆被他吸得一動也不動。所以地球雖然每天要在空中打一個滾。地面上的東西。不會移動。皆是吸力的功用。諸人聽完。終覺似信非信。獨熊長勝伸起手來。像要打高先生的。大家吃了一驚。正是

清言自足開人智

用武安能服衆心

未知熊長勝爲何打起高先生來。且聽下回交代。

義釋

地球腰箍。謂地球上南北適中之處。面積最大。名爲赤道。在腰箍上兜一大圈子。卽環遊地球一周也。今通行之路。如向東走。則從上海到日本長崎。到橫濱。過太平洋。到美國舊金山。更坐火車。到紐約。然後走入大西洋。（不久卽可坐輪船過巴拿馬運河。而入大西洋。不必在美國登岸。再換船至歐洲。）而至地中海。過蘇

彝士運河。入印度洋。過新嘉坡、香港。仍返上海。如向西走。則從上海到香港。到新嘉坡。過印度洋。出蘇彝士河。出地中海。亦到大西洋。至美國紐約上岸。坐火車。到舊金山。入太平洋。過日本。而返上海。

我輩老祖宗在四五千年前。立國於黃河兩岸。漸漸趕去苗子。佔其土地。以繁育本族之子孫。舊日苗子所有之良田美產。皆不能保。今惟竊居於廣東、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高山峻嶺之中。人口日少一日。恐必至滅亡而後已。美洲之紅人。自祖宗以來。即在美洲自由度日。從科倫布一去。歐洲之白人。皆赴美洲耕地經商。土人所有之良田美產。亦不能保。人口亦日少一日。夫苗人之不能與我祖宗抗。紅人之不能與白人抗。非力之不及。而道德智識之不及也。今我輩欲與外國人並立於世界。爭回權利。急當於道德智識上著意方可。

中國十八省。我漢族之老窠也。我漢族未到以前。大約皆爲苗人所居。獠獠狂狂。荒而不治。我漢族之老祖宗。冒險分往各省。帶其固有之文明。極力傳布。苗人有

不服者。我祖宗或則殺之。或則竄之。各省始日進於文明。卽如江蘇。本號荆蠻。吳秦伯與弟仲雍。自陝西來此。江蘇文明日進。由此言之。卽以吳秦伯爲江蘇之科倫布可也。

馬可名波羅。姓意大利國人也。其父與叔。皆在土耳其京城經商。慕中國之富。乃與小波羅俱至中國來。從土耳其京城起程。向東至印度。北繞西藏高原。遂至蒙古。遇元世祖於上都。見波羅父子兄弟甚喜。而小波羅少年英發。世祖尤屬意焉。乃任其二老。自去經商。而拜小波羅爲官。後來元滅南宋。統一中原。小波羅遨遊



馬 可 波 羅

各省。見到處民殷俗富。勝於歐洲。不勝驚駭。適波斯國王喪其王后。求婚於蒙古朝。世祖以宗室女許之。獨念波斯與蒙古。相離甚遠。公主遠嫁。尤非尋常旅行可比。惟小波羅自意大利至中國。不止行過萬里路。託其護送公主至波斯。必臻妥善。小

波羅亦以父及叔父。皆已年老。遠鄉日久。急思歸國。世祖囑其順便送公主至波斯。小波羅允諾。遂偕公主在山東浮海。過印度。至波斯灣上岸。凡行三年。至則波斯王已去世。蒙古公主嫁與其新王。實小波羅爲之媒也。既了元帝之託。乃西行返國。國人見之。皆不相識。蓋小波羅至中國時。年才十七。此時已四十一歲。與國人不相見者。二十四年矣。波羅氏約期。請親戚故舊。至家夜宴。諸人皆欣然而至。酒半。小波羅出破衣數件。爲三人歸國時所衣者。取翦於衆人前。翦之。則明珠寶石。皆自破絮中落下。共有數升之多。此皆得自中國。途中恐遇盜賊。故藏之於破衣之中。此外更有瓷器綢緞。燦爛奪目。皆意大利人所未見。西人之博雅者。髣髴知有中國。皆憚其遠。莫有至者。自小波羅歸。始知中國之富。不勝艷羨。小波羅更添枝附葉。說成中國江山。皆如錦繡。地上皆鋪黃金。更著「東遊記」一書。以實其言。從此西人東遊之心甚熱。終以航海之術。尙未精明。不敢遠來中國。而先尋得印度。至明萬歷年間。始紛紛來中國矣。是皆小波羅一人之力。有以發動之。此一

段故事。我中國人不可不知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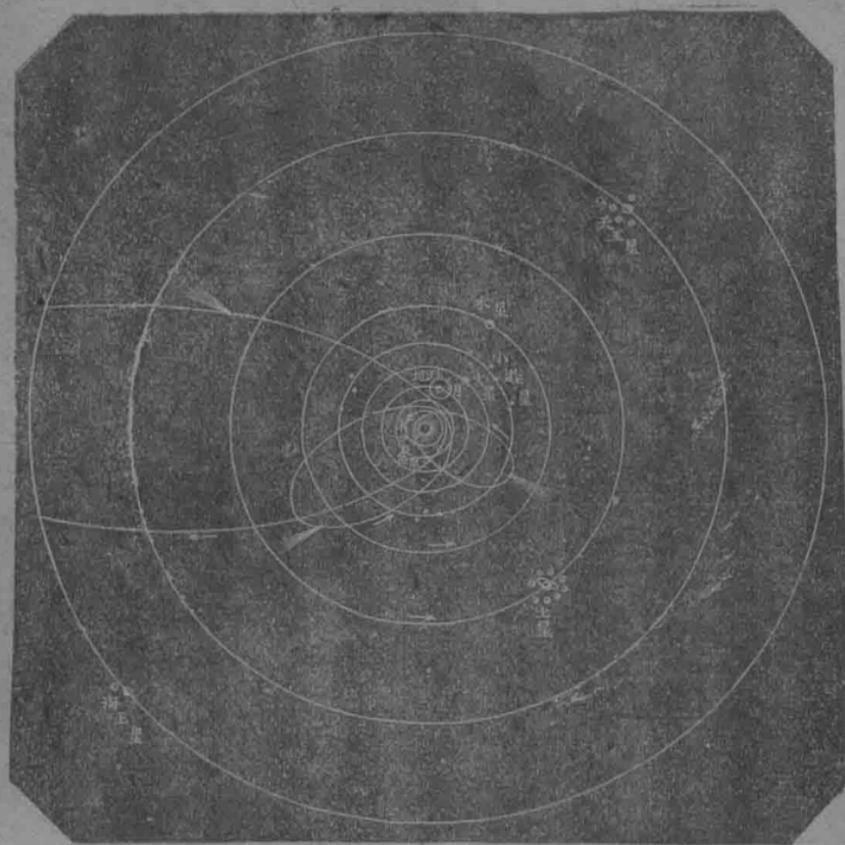
科倫布上岸之處。在今南美洲西印度羣島。時人聽科倫布之說。以爲印度。皆誤信之。及馬志倫周遊地球。始知印度自在東半球。此實美洲也。但此假印度之名。已喧傳於人口。不能驟改。於是別稱之曰西印度羣島。稱其人曰西印度人。即紅人種馬志倫從大西洋進太平洋處。在今南美洲之智利國內。人名其灣曰馬志倫灣。

第四回

老太陽兒孫繞膝

巧地球晝夜勻分

上回書中。說到熊長勝伸起手來。要打高先生。嚇得衆人連聲喝住。列位以爲熊長勝倒底是打高先生麼。不是不是。因爲熊長勝聽高先生說。世上萬物。皆被吸力吸得伏伏貼貼。不敢亂動。他想我們人是要動便動。不受吸力管束的。所以伸起手來。當面試驗與衆人看。高先生道。人身上的肢體。可以隨意動作。但人能一時半刻。離地一分一毫麼。夜來睡在牀上。以爲離地了。不知牀架子依舊豎在地上。有時爬上樹頂。以爲離地了。不知樹根仍是生在地上。我們走起路來。吸力拉住了我們的腳。



八 大 行 星 繞 日 之 圖

我們的脚。用力與他相爭。爭一步。走一步。到底脚力有限。爭他不過。走了一天半天。再也走不動了。只此便是人受吸力管束的憑據。於是熊長勝也點頭稱是。又有人開口道。先生既然下知地理。必然上識天文。我們也要請教一二。高先生欣然答應道。地理與天文。本來有些關係。難得諸位願聽。待我再講些天

文便了。原來天空之中。大至不可思議。小時候聽人講西遊記。孫行者一個筋斗雲。要翻十萬八千里路。我怕他在天空中碰著太白金星。撞破了頭。現在方知天空之中。儘可容這猴子翻筋斗。不要說十萬八千里。再加上十倍。也不要緊。空中橫來豎去。皆是星球。多得如地上村莊一般。諸位自管社到此。經過大小村莊。也有一二十處。我們若會在天空中遊行。便見東也一粒星。西也一粒星。大大小小。不知幾千萬。內中分爲兩種。一是不動的。名爲恆星。最大的卽是太陽。一是動的。名爲行星。最大的共有八個。皆借太陽的光。照了路。繞著太陽兜圈子。太陽最大。又獨他有光。我們推尊他。算是行星的父親。八大行星。是八個有名的兒子。其餘流星彗星。皆是他老人家的子姪輩。今據他們與太陽相離的遠近。定出他的排行來。

老大水星。

老二金星。

老三地球。卽是我們的地球。

老四火星。

老五木星。

老六土星。

老七天王星。

老八海王星。

各行星中各有月

亮。跟著行星走動。

算是太陽的孫子。

他們走動起來。雖

然從父不從祖。但

各要借著祖父的

光。三房地行星。有



地 球 上 的 月 亮

一個孫子。四房火星。有二個孫子。五房木星。有四個大孫子。二個小孫子。六房土星。有八個孫子。七房天王星。有四個孫子。八房海王星。有一個孫子。後代兒孫。要算五房木星。六房土星興旺。只有大房水星。二房金星。一個也沒有。那八個兄弟。分居異地。各走各路。老兄弟們永遠不能敘天倫之樂。他們離開太陽的居處。開明如下。

老大水星。離開太陽。一百十兆里。如坐一天一晚走二千里的火車。要走一百五十年。

老二金星。離開太陽。二百兆里。坐火車去。要走二百九十年。

老三地球。離開太陽。二百八十兆里。坐火車去。要走四百年。

老四火星。離開太陽。四百五十兆里。坐火車去。要走六百年。

老五木星。離開太陽。一千四百兆里。坐火車去。要走一千九百年。

老六土星。離開太陽。二千七百兆里。坐火車去。要走三千七百年。

老七天王星。離開太陽。五千三百兆里。坐火車去。要走七千四百年。

老八海王星。離開太陽八千兆里。坐火車去。要走一萬一千年。

八個兒子的形狀。都是圓的。不過大小不同罷了。比較起來。要算老五木星頂大。老六土星次之。老大水星。老七天王星。老八海王星。算來大小差得有限。我們老三地行星。與老二金星鬚鬚。只有老四火星頂小。至論到他們的脾氣。個個好動不好靜。我們三房的脾氣。要在念四點鐘內翻一筋斗。翻過三百六十五個筋斗。恰繞太陽一周。今把其餘七兄弟的筋斗雲。與三房相比。則知

大房水星。二十四點鐘打一轉身。約八十八次算一年。

二房金星。二十四點鐘打一轉身。二百二十五次算一年。

四房火星。二十四點鐘打一轉身。六百八十七次算一年。

五房木星。十點鐘打一轉身。四千三百三十三次算一年。

六房土星。十點半鐘打一轉身。一萬七百五十九次算一年。

七房天王星。幾點鐘打一轉身。還沒有查出。三萬六百八十七次算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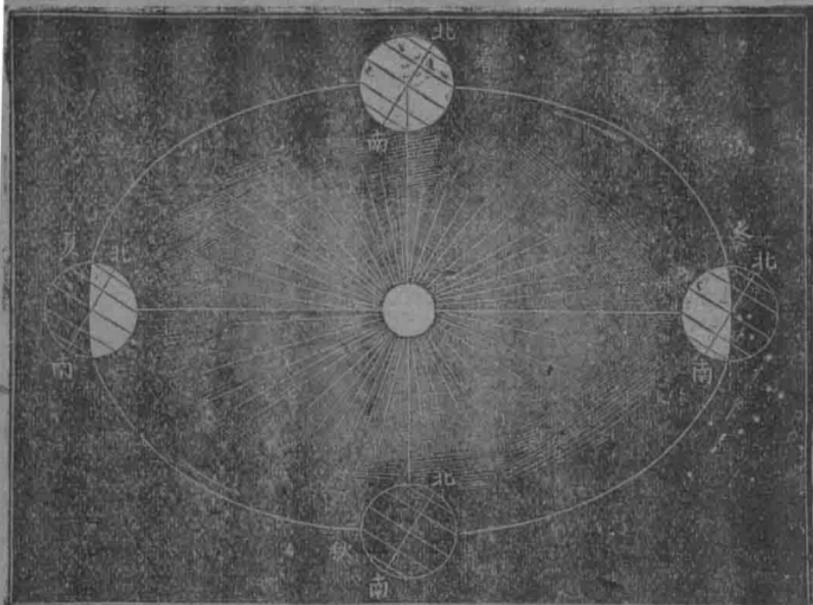
八房海王星。幾點鐘打一轉身。也沒有查出。六萬一百八十一。次算一年。

不論何等行星。在空中打一轉身。卽是一日。繞太陽兜一大圈子。卽是一年。照此說來。我們住在地球上的人。搬到水星裏去住。一歲的小孩子。可憑空長三歲。若使搬到海王星裏去住。縱使上壽百年。活了三萬六千日。也只好算一個未滿期歲的小寶寶。高先生還要說下去。又見隔桌子的幾位茶客。起來問道。地球轉動之時。地面上的東西。不至亂跌亂撞。爲有吸力之故。先生不是這樣說麼。高先生道。諸位背得一些也不錯。諸人同聲問道。然則我們住在地球上。譬如坐在船裏。船在河裏走動。坐船的人。斷無不知之理。如何地球日夜轉動。我們一毫也不覺得呢。高先生道。我們老三。雖不及老大老五老六老七老八大。然周圍也有二百兆方里。我們渺乎小哉。一個人。在他身背上過活。正如螞蟻在牛磨上打旋轉。若是螞蟻會開口。他還一定說牛磨不動。卽以船比方。我們坐在一隻樹葉大的小船內。自然魚在河裏遊。划水。撞了船底。船裏人也覺得。若是坐在跑海的大輪船裏。閉上船窗。不見岸頭。如

沒有機器隆隆的響。雖然日行千里。我們也不會覺得船動。除了這個譬喻之外。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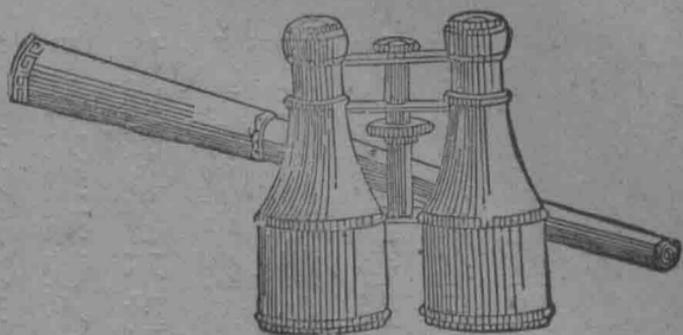
地 球 繞 日 以 成 四 季

有一個十足的憑據。若地球不動。如何會成晝夜。前回書中。說過地球從東向西。自轉一周。爲時二十四點鐘。卽一晝夜。向太陽處爲晝。背太陽處爲夜。如此一動。便動出晝夜來。所以叫做日動。太陽是說過不動的。若不是地球轉動。怎會有背日向日的變化。地球繞太陽一周。爲時三百六十五日。前回也說過了。如此一動。遂動出春夏秋冬四季來。所以叫做年動。若是太陽不動。地球也不動。則東半球千萬年是晝。西半球千萬年是夜。不會晝夜迭代。寒暑



相承了。又有人問道。地球在空中走動。晝夜是晝夜。春夏秋冬。是春夏秋冬。從來不會換花樣。難道他也像鐵路一般。有生成的軌道麼。不然。如何走得這樣準。高先生道。自然有的。他的軌道。是鴨蛋式的圈子。也不用鐵。也不用木。用他本身的一件怪東西。即名吸力的是。太陽一門的星球。各有他的吸力。一個太陽老太爺。與他八個少爺。念二個孫少爺。各在空中。龍爭虎鬪。你想佔我。我想奪你。沒有知道。半斤對八兩。一個也不弱。只好循規蹈矩。各安本分。依著一條舊路。跑來跑去。所以春來夏去。秋去冬來。月圓又缺。月缺又圓。年年是這樣老排場。再也不變。高先生見太陽將要西沉。付了茶錢。本要回去。又想到一件事。索性再說下去道。這些天文地理上的大道理。我們費不了二點鐘工夫。便已講完。沒有知道前人發明這些道理。不但費了精神。賠了家產。及至傳揚出來。人還不信。重則遭過傷心入骨的窮禍。輕則吃了一世不發跡的苦頭。爲著太陽不動地球動一點道理。也鬧得一榻糊塗。原來三四百年前。外國人呆守古時的傳說。耳朵當眼睛。比起我們中國人來。還要利害。但看科

倫布明明尋著美洲。地圓之說。已是千真萬確。人還抵死不信。以致科倫布坐在監牢裏死。不要說去把一時沒有對證的太陽動地球不動的錯處改正了。第一個想出太陽不動的。是德國人叩白尼。他生在明朝正德年間。與周遊地球的馬志倫同時。叩白尼得了太陽不動的道理。本要刻出一本書來。說明這個緣故。他的知己朋友。暗中關照他道。你不要太託膽了。古來經史上頭。皆說太陽動的。你一個人去強辨。不但得罪古人。還要惹動衆怒。你的身家。怕有些保不住。叩白尼被他們一說。姑且把稿子藏起。不敢刻出來。但心上終有點不伏氣。挨到將死的那一年。竟把他刻了起來。剛剛刻完。叩白尼便死。任是千人咒罵。橫豎他也死了。奈何他不得。到了六十年後。偏偏害著了一個賈立利。賈立利是意大利人。與科倫布同鄉。生在明朝崇禎時候。他也想偏了心。說太陽不動地球動。把叩白尼之書。讀到爛熟。佩服得五體投地。又會造出千里鏡。以觀察天文。列位須知千里鏡這件東西。在天文學中。及打仗跑海等事。有極大的幫助。論起頂先創造的人來。也是賈立利。他的本事。真是非



千 里 鏡

同小可。賈立利的天文學。自比叩白尼又進了一步。他的禍也比叩白尼加上一劫。當時天主教中人。聲勢極利害。見賈立利抵死說太陽不動地球動。與他們上代老師父說的。大相反背。便說賈立利妖言惑衆。把他捉到官裏去。關入監牢。賈立利受盡苦惱。死在獄中。列位想三百年前人的見識。可笑不可笑。賈立利的遭逢。可憐不可憐。正是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未知高先生還要說出甚麼來。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試驗地動與晝夜之理。有一極簡易之法。點起一盞燈。以代太陽。將左手握起一個拳頭。以代地球。與燈光相對。算是地球繞太陽。以小指一邊作東。大指一邊作西。先是小指一邊有光。卽是東半球之晝。大指一邊無

光。卽是西半球之夜。拳頭再轉過去。卽變成東半球是夜。西半球是晝矣。此卽牧牛童子亦易行者。依此試驗。不但可明地球動太陽不動之理。且可知東西兩半球。晝夜不同之理。

日最大。地球較小。月又比地球小。人在地上。望月大。望日小者。以日離地遠。月離地近故也。日不動。地繞日動。月又繞地動。附誌於此。以提醒閱者之精神。八大行星中。除地球有居人外。今察知火星亦有居人。且知火星之中。地廣人稀。尙在開闢時期內。今天文家日思與火星中人通信。然尙未得其法。此一消息。未知何時達到。吾輩拭目以俟之可也。

空中有氣。其名曰空。一切動植物所恃以通氣活命者也。寒暑霜露。風雲雨雪。霧霰冰雹。皆此空氣所變幻。地球之上。有此空氣。故能生長萬物。謂之活星球。無此空氣。則一物不能生。謂之死星球。離地若干萬尺。則空氣薄。更上若干萬尺。則空氣絕。月球離地最近。易于觀察。確知其中空氣已絕。江河皆涸。絕無生物。

近來飛船之法。日益精明。何難造一大船。多帶糧食。飛至金木諸星。一廣眼界。然離地過高。空氣一絕。卽不能呼吸。口鼻流血而死矣。蓋人之不能離空氣。猶魚之不能離水也。

太陽離地球。雖則最遠。然自吾人之生活言之。則與太陽之關係最切。一是與人。以熱力。人非賴太陽之熱。則地球之上。到處皆成冰雪。一物不能生長矣。二是與人。以光線。人非賴太陽之光線。則成爲黑暗世界。萬物皆不能長。亦無朝夕之分矣。三是與人。以振作之精神。人逢陰雨之天。太陽爲雲霧所蒙。不能照至地面。則人之興致陡衰。若夫一輪紅日。照耀大地。無論何人。皆有喜氣。融融穆穆。充塞於宇宙之間。野蠻人皆奉太陽爲極貴之神。望而拜之。良有以也。

月及星辰。發光於夜。於人類亦大有影響。而月之爲物。尤易引動人之感情。松際清光。波間碎影。則添山水之勝景。高館張燈。疎鐘殘魄。則助遊覽之興致。「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一此武人對月之情。」「明月揚素輝。我心清且微。」此高人對月

之感。鼓其吸力。更能吸起地上之江海。而成潮汐。月之關係。豈不大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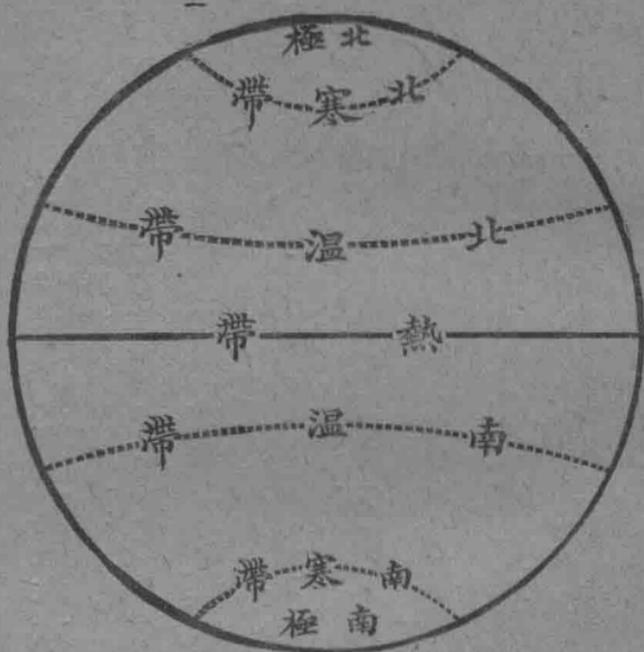
第五回

因寒暑劃分三帶

論興衰平列五房

上回書中。已說到高先生將太陽一門的子孫。各有交代。衆人聽完。多能言下明白。內中也有明白了這個。糊塗了那個的。要向高先生總問一句。又理不出一個頭腦來。還是高先生摸著聽書人的脾氣。自己提清眉目道。今地球也說過了。地球與天文的關係。也說過了。應該再說些地球與人生關係。與大衆聽聽。極是有味的。衆人聽高先生一說。方捉定了心。再子細聽下去。高先生道。地球與人生的關係。頭緒紛煩。從那裏說起才好呢。又道。有了有了。還是從寒暑說起罷。管心農道。好不好。一年中的寒暑。三歲孩子也曉得。難道也要出了什麼大人物。去發明他不成。高先生道。天下惟三歲孩子曉得的。百歲老人還行不得。列位且聽我道來。我們住的地球。道自怎樣成的。道教家說是元始天尊所造。佛教家說是三摩多菩薩所造。耶穌回教家說是上帝所造。道佛耶回四教。皆說天地是一個人所開闢的。獨我們孔夫

熱光減了好多。地球漸漸冷起來。外面結成一層硬壳。硬壳上高高低低的地方。我們稱他爲山川原海的。卽是熱變冷。軟變硬之時的縐紋罷了。好像一只乾癟的柿子。那個時候的地球。靜悄悄。空蕩蕩。一點東西也沒有。又隔了幾千萬年。有起草木來。有了草木。再有起蟲魚鳥獸來。末後纔有我們頂聰明的人。照此說來。是寒暑造地球。地球造人。不是人造地球。到得現在。人的本領。實在通了天。便變成人造世界。這個緣故。說也話長。我們沒有多大工夫。細講億兆萬年以前的事。只好說個大略。還是切近一步。說現在的寒暑要緊。地球形狀。是大小高低不等的。又依著一定的軌道轉動的。故各處受太陽的光。有多有少。太陽光受得多。那個地方便熱。受得少。便冷。因此便定下寒、溫、熱、三帶來。赤道是地球南北適中之處。卽是他的腰。膨得最大。太陽晒得最足。地上自然熱得了不得。我們所定的三帶。從此算起。赤道之下。名爲熱帶。熱帶的老隣居是溫帶。溫帶的老隣居是寒帶。赤道以南。赤道以北。皆是這樣排列。論起三帶地方來。各有山川原海。山川原海。本是各人的本錢。有了他。便



見 不愁不興旺發達。但寒帶中人發達麼。則

四季雪花片片。千尋冰海層層。淡

淡太陽光。一歲中無多好景。漫漫

冬日夜。幾口子雪窖藏身。沒有花

兒草兒。沒有農人商人。捉些野熊

當飽。剝他厚皮暖身。如此胡亂過

活。說甚幸福文明。

熱帶中人發達麼。則見

熱霧中人立死。陽光灼膚如焚。猛

但放不收。大與衛生違礙。無冬有夏。

事事荒而不成。如此胡亂過活。說甚幸

獸毒蟲徧地是。蠻花野草連天生。

要共寒帶均勻。人人畏勞貪逸。

福文明。

照此說來。寒帶之中。實在一物不生。費盡了氣力。纔免飢寒之苦。還有工夫。去做甚的。熱帶之中。物產很多。本可做得興旺。只因天時炎熱。大家怕去動作。隨便採些山肴野果。即可一飽。四時皆夏。衣服本不須得。衣食既易。性情益發習於懶惰了。所以那個地方。也是不好。還有沙漠之地。或是大熱難受。或是大寒難當。加之水草不生。我們看厭的草。用慣的水。到了沙漠中去。簡直還要當做寶貝。有時發了大風。那沙漠雪片似的飛來。連人連屋。皆埋在沙裏。諸位想這個地方。如何興旺得來。說來說去。只有我們溫帶地方。是好不過的。說他的好處。則見

美產良田無價。好江山如畫。景物是天成。一年四季行。世界無第二。

惟此溫帶耳。人傑仗地靈。文明早發生。

溫帶中的寒暑。恰與人的身體相配。發育得好。所以溫帶中人口最多。還有極大的緣故。則因溫帶中的衣食住三項事。不如寒帶之難。儘有工夫。去開發利源。更求進

開掘煤礦之狀



步。也不如熱帶之易。必須早作晚息。不貪懶惰。這種會用心思。多勞手足的習慣。從我們祖宗起。傳到現在。常常如此。因此一樣的天地。獨溫帶之中。有平平正正的大

路。有重重疊疊的房子。有人工栽種的五穀果蔬。有可作紀念的廟宇祠堂。金銀銅鐵錫煤。藏在地底的。有本領尋他起來。動物植物礦物。原是天然的。有本領造成東西。高先生說到這一段。陳阿和等忽然跳起來道。先生說的。我也曉得。一定是我們中華了。高先生也笑道。倒給你猜個著。我們中華地方很大。寒暑不能一樣。西北覺得冷些。東南覺得熱些。然皆在溫帶圈中。不但中國。卽如極西的歐洲人。及地底下的美國人。皆住在溫帶。其地皆極可貴。其人皆了不得。不過我們生長中國的。

自看得中國格外好。中國格外可愛。無錫、管社、兩處。益發與我們親近。我們自更愛他。然推開一步想去。這種見解。終是我們的私見。譬如世界之上。單有中華一國。中華國內。單有無錫一縣。無錫一縣。單有管社一村。如此還有生意可做。事業可成麼。故人愛本鄉之外。當愛到本國。本國之外。當愛到世界各國。世界各國。雖與我們相離很遠。暗中實痛癢相關。如寒帶之中。我們也穿他的獸皮。熱帶之中。我們也吃他的荳蔻胡椒。常聽見老輩人說。從前管社人成一擔蠶繭。只買得十幾塊洋錢。現在值到五六十塊錢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從前中國出的蠶繭。不過買與中國人用。賺中國人的錢。如今賣與外國人。賺外國人的錢。出數既多。價錢又漲。養蠶人多得三四倍利息。春蠶不算數。新花樣又添了夏蠶秋蠶。這不是世界各國成全我們的麼。小小管社村裏。一個不知世界爲何物的老婆婆。關上大門。養他的蠶。他的繭子。自會生了脚。跑到上海。更從上海坐了頭號輪船。經過兩三重大洋。不是在美洲上岸。定是在歐洲上岸。數月之後。還要做成一套極華麗的衣服。穿在一等時髦的女人

身上在電燈光下跳舞。諸位想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大不大。開雜貨鋪的吳士法就外國人一邊發出問題道。本國之外皆稱外國了。這是容易明白的。但有一樣。要問先生。去年在東鄉繭行幫忙。上海來了一船外國人。我細細一認。不但與我們大唐人不同。他們道貌裏也是不同的。做大班的是一種。看門的是一種。打雜差的是一種。不知到底外國有幾種人樣子。吳士法幾句話。又逼出高先生的人種學來。只聽高先生道。現在的世界。上粗粗說來。共有五種人樣子。考項先的人種。大約是見於亞洲極西。安息地方。後來人口漸多。安息地方住不下了。有的離了老窠。四散開來。住到別處去。所住的新地方。寒暑既不同。生活也是各異。年深月久。大家忘了老祖宗。各認面貌相像的。做了本家。依著顏色認來。共有五種。畫師先生張子英忙道。我們何不也學講天文的。將五種顏色人。作爲兄弟五房。豈不相配。高先生拍手道。果然相配。於是滔滔滾滾。說出五房的緣由。以文明開發的先後。定出哥哥兄弟來。長房是我們黃種。直頭毛。斜眼睛。身材不短不長。鬚鬚不多不少。人口興旺。中國。

日本等處。皆是長房的田地。還有冷清清地。住在北極中的。也是長房一派。二房是白種。他的形狀。即是陳阿和說的。黃頭毛。綠眼睛。一個高鼻樑。兩片八字



種黃



種白



種黑



種褐



種紅

鬚。人口興旺。比長房還多。本來只有歐洲。是他們祖遺的田地。現在亞、非、美、澳、四大洲中。也有新置的產業不少。還有在上海看見的紅頭巡捕。生得面如重棗。一部美髯。好像關雲長。住在印度。也是白種一派。

三房是褐種。面色黃中帶黑。黑中帶黃。直頭毛。斜眼睛。人口不多。亞洲南邊。是他們祖遺的田地。住在

澳洲的生番也是三房一派。

四房是黑種。闊鼻樑。曲頭毛。煤一般的面孔。喇叭似的嘴唇。非洲是他們祖遺的田地。被二房搬到美洲去的也不少。人口倒比在非洲的稍旺。

五房是紅種。直頭毛。斜眼睛。也與我們相像。不過面孔是紅的。額角是揚的。人口頂衰。美洲是他們祖遺的田地。

五房兄弟。分居五大洲。看似勢均力敵。但就現在而論。終是二房最旺。良田美產。不是屬他管業。定是準他債項。一個哥哥。三個兄弟。皆趕不上他。我們黃種。從前是著實強盛。不料到了子孫手裏。單剩了一個空場面。如今山窮水盡。方纔敗子回頭。三年五載之後。終有些新氣象了。褐種、黑種。住在熱帶。懶惰慣了。從古以來。沒有盛過。如今田地也守不住了。只好向大房、二房、討飯喫。紅種、是益發衰到不成樣子。人口日少。怕要絕代了。衆人聽高先生說到這一段話。替自己想想。又替三、四、五、三房想想。面上很有不忍之色。無錫人在上海經商遊學的。幾乎十人而九。眼見白種人何

等風光。其餘哥哥兄弟們。皆悶聲吞氣。受他使喚。細味高先生的話。一些也不差。更問高先生道。二房裏這樣興旺。到底靠了什麼呢。高先生道。他們也不靠天時。也不靠地利。是大家靠自己的智識。大凡人生在世。須要搬些智識。到心窩裏去。心孔自然瓊瓏起來。智識搬進心窩之時。必要經過五重門。正是

有主意來吃主意。

無主意時受人氣。

不知智識要經過那五重門。且聽下回交代。

釋義

「三歲孩子曉得的。百歲老人行不得。」古有此語。以今觀之。實足包括一部科學書。試思近百年來。驚天動地之發明。何一不是就三歲孩子所知者。認爲入德之方。精進不已。遂得利國利民之術。古老相傳之語。最有意義。吾人當博聞而熟記之。昔索羅門大王。集俚謠俗諺以成書。西人推尊其功。稱之爲聖。良有以也。道佛耶回諸教。皆欲稱天而治人。故皆欲爭創造天地之功。以尊其教。而動人之

信仰。耶穌聖書之言曰。「全智全能之上帝。於六日之中。造成世界。第一日造光。第二日造星象。第三日造水陸草木。第四日造日月。第五日造動物。第六日造人。」當達爾文學說詳見第六回中未出以前。人皆奉此說爲準。今則皆信其爲宗教上之舊說。而地球之信史。自以達爾文之說爲歸。

考察地球之所以成。與其滄海桑田之變遷者。謂之「地質學」。實地球之歷史也。自礦學大興。千萬年前動植物之遺跡。往往於石中得之。寒帶冰川之中。亦多發見。因以考知地壳之中。凡分五層。至第五層始見人跡。更知一切動植物。莫不由簡以及繁。由粗以及細。其進化之歷史。一一如見。此一類之書。譯本甚多。文理稍高者。購一冊閱之。其趣味當勝於「開闢演義」萬萬。

黃白兩種人。自祖宗以來。世居溫帶。雖然得天獨厚。而反比寒帶熱帶中人。操心更危。慮患更深。德行智慧。愈厲愈高。遂爲五大民族之冠。東西兩半球赤道下諸國。黃白兩種人。一去經營。便爾改觀。此猶惰農得腴田而不治。良農得瘠土而猶

興。在人不在田也。

寒帶之中。無田可種。無物可生。依畝音田漁以爲衣食。故其人皆遷居無定。與

沙漠中遊牧之民。同其生活。上古之世。卽溫帶中人。亦不知耕稼之道。衣食之計。惟恃畝漁。民無定居。無宮室之制。無城邑之聚。故不謂之「國」。而謂之「部落」。耕稼之道興。而村落建。城邑成。乃脫離部落之民。而爲國民。遊牧與耕稼。實人類進化之一大階級也。

由以上諸說觀之。則知物莫不由粗以及精。人莫不由野蠻以及文明。人之德行智慧。猛進不已。更數十百年。我輩之子孫。視我輩之時。世爲野蠻。猶我輩視我祖宗之時。世爲野蠻也。有斷然者。淺見者不知進取。每是古而非今。好靜而惡動。慨想黃農之世。希爲懷葛之民。而不知黃金時代。固在將來而不在已往也。

愛國愛鄉一段。第一回釋義中已詳言之。

我黃色之同胞。幾佔盡中亞東亞兩部。而歐洲之土耳其。芬蘭。匈加利。亦是。惟與

歐人雜處。將如螟蛉之子。久而俱化矣。

人之智識。實係於腦。然舊說則謂係於心。外國書中。亦常用心以代腦。取其易于通俗也。閱者幸勿誤會。

第六回 主實驗打開五重門

新紀元發明三大事

上回書中。說到高先生說智識搬進心窩裡。須經過五重門。你道那五重門。一是眼睛。主看的。是爲看門。二是耳朵。主聽的。是爲聽門。此是頂要緊的兩重門。無須說得。但比較起來。眼睛更是要緊。如一時貪懶。把耳朵當眼睛。便弄錯了。三是舌。善能辯味。謂之味門。四是鼻。善能聞氣。謂之嗅門。五是手。善能觸物。謂之覺門。此三重門中。口會念書。手會動作。皆是頂要緊的兩重門。一二百年前。二房裡怎及得我長房利害。因此他們發恨。說長房也是人。二房也是人。爲什麼我們趕他不上呢。一個人如此想。同時千千萬萬個人也如此想。內中便有聰明不過的。說人人有五重門。爲什麼不把他開了。把大房裡的東西。搬些進去。果然把我們養蠶繅絲。造指南針。造風

廂、製火藥、刻書、打算盤、糊油紙傘、燈籠的法子。皆搬了去。他們還嫌不夠。因爲人生在這個老地球上。雖然託賴他的福。大家生活。無奈陸有高山遠道之阻。水有大海深洋之險。地心裡又有吸力。使人不能離開地皮一步。到空中去廣廣眼界。人的能力薄弱。被這些阻力束縛住了。不能大大的活動。老地球又不肯讓步。獨有二房裡。仗著他們的五重門。把四面八方的智識。搬到心窩裡。堆得滿滿的。水、陸、空、三界的。事。明白得千真萬確。從此便如孫行者請到了如來佛一般。什麼妖怪皆不怕了。科倫布證明地圓。馬志倫周遊世界。哥白尼、賈立利、考明太陽不動地球動。奈端發明吸力。這五個人。看破了地球的巧妙。一步進一步。老地球慣用高山、大海、天空、來縛住人的法子。漸漸不靈了。白種人始大大的活動起來。如今地球也給他改造了。水火也聽他使喚了。天空也任他飛行了。其餘鳥獸草木金石等物。一一聽他命令。更不必說。皆因他們出過幾個頂會搬智識的人。才能如此。那幾個人的事業。也索性告訴了諸位罷。起先。衆人惟恐高先生。也像說書人的老調。說到好聽地方。便要明



瓦 德 發 明 汽 力 之 始

天再說。今聽高先生一直說下去。自然大家歡喜。只聽高先生道。地球所縛住人的。第一是遙遠的路途了。更因他老人家走得太快。每天借來的太陽光。沒有多時。已是過去。我們一天做不來許多事。於是英國出了一個瓦德。美國出了一個富蘭克林。會縮短路程。增多時候來。瓦先生是英國蘇格蘭人。生在前清乾隆年間。他父親老瓦先生。是做木匠的。靠著手藝。養活一家。境況自然不寬。沒有送兒子

進學堂的打算。瓦德小時候。哭哭笑笑。也與尋常小孩子無異。所異乎尋常小孩子的。是見一樣。要問一樣。問過了想。想過了做。從不肯錯過一事。他長大之後。雖有氣力把地球也縮短。日子也拉長。但少年時身體。是極弱的。終日在家。不會與別個孩子吵鬧淘氣。一味把所見所聞的。處處著想。借他解解悶。他的老子娘。皆說瓦德是呆的。有一天。瓦德偶見鱸子上架著一把水壺。水已滾了。還沒有人去理會他。壺蓋子忽然一開。又忽然一閉。好像牽線做把戲的。瓦德很是奇怪。子細一看。覺壺裏鬚髯有個人。多因悶的慌。在那裏亂叫亂跳。雖然看不清他的身子來。但見雪白的鬚髮。蓬蓬鬆鬆。露出壺外。猜他定是一個老人。壺蓋子的活動。皆是那老人作怪。瓦德把這件事情。細細想去。竟越想越奇起來。原來那老人的鬚髮。卽是人人皆知的氣水。今新字眼叫做「汽」。瓦德想一壺滾水的力氣。已能把蓋子掀起來。使他做些把戲。若更加上千萬倍的水。他的力氣。定比拔山扛鼎的英雄。還大了千萬倍。瓦先生從此終想捉弄老人。到世界上。做些事業。不許他隱居壺中。先叫他替開礦的老班

抽水運煤。從前每天要一百頭牛方做得來的。如今只消用老人的替身「汽機」。比一百頭牛還快。正要想出許多法子來。使這位萬能的老人。更做些事業。不料瓦先生剛剛慶過八十歲。即辭了世界。但從他開了一個端。司梯芬生的火輪車。福爾登的火輪船。各種紡紗、織布、製鐵、開礦、繅絲、造紙、印書的汽機。今日出一件。明日又出一件。把個老人忙得發昏。自有輪船火車以來。地球也縮小了。科倫布初從歐洲到美洲。走過七十天。今只要七天。馬志倫周遊地球。走過三足年。今只要一月。從無錫到上海。初要四天四晚。今坐輪船。只消一天一晚。坐火車。只消三點鐘。不過半天中的半天罷了。自有做工的汽機以來。時候也延長了。不說別的。單就印書而論。英國倫敦有一種日報。名叫郵報。每天要銷五十萬分。每份報紙共三張。要是那三張報紙。裁成中國經書大的本子。可以裁成五十板。倘然用中國老法子去印刷。每一點鐘刷五百板。每月郵報所銷的數目。共總有四百兆板。可以抵過通鑑八千萬部。要印八十萬點鐘。纔印得完。算他每天印十二點鐘。要印二百年。從清朝康熙手裏。印



比瓦先生小三十年。他的父母。是很窮的。想進學堂念書。家中供給不起。終日挑了一擔肥皂。在街上叫賣。有時他父親教他念些小菜書、千字文。從此倒開了富蘭克林的胃口。小菜書、千字文、念得厭煩了。積下幾個錢。買本小書。偷閑私看。看得有味

富 蘭 克 林

到民國時候。方能出報一天。二百年的事情。一天做完。時候不延長了。麼。汽力的作用。也算奇了。自從富蘭克林出世後。方知還有比汽力更奇的電力。正是強人還有強人收。這句話一些不錯。富蘭克林的年歲。

道。一連買了三四本。還嫌不夠。倒是錢已用完。再也買不起了。好在美國地方。到處有公立圖書館。只要你愛看。儘可去借。也不要你化一個錢。富蘭克林十五歲上。看過的書。已够堆滿一大厨。列位須知。智識皆載在書上。笨人看得會巧。窮人看得會富。這是世上第一件寶貝啊。富蘭克林讀書之外。又會用他的眼睛。木匠怎樣造屋。鐵匠怎樣打刀。他無一不要去打聽明白。才覺心定。打聽的法子。實在精明。能够和螞蟻談天。向太陽講話。後來益發異想天開。會把空中的電光。也捉來玩弄。你道他怎樣去捉呢。他用鐵絲紮成一頂八角氈子。氈子是用紙糊的。他偏用幾條絲手巾。代了紙。因爲別人的氈子。是晴天放。富蘭克林的。偏要雨天放。如用了紙。那就糟了。至於氈線。仍照常麻。所不同的。惟在捏手處。用一段絲帶罷了。麻線上更掛一個鐵鑰匙。如此預備停當。候到雷雨之時。便要去捉拿電光。過了幾天。被他等著了。這個機會。富蘭克林同他的兒子。取出氈子。試放起來。幾陣龍陣風。已把氈子送上了天。果見鑰匙上火星亂迸。知是電光已捉到了。急把他裝入餅裡。聽候使用。我們見

了電光千千萬萬。從沒有用過他一回。富蘭克林也算想空了心。他在房裡掛一個響鈴。用一條鐵絲。通出大門。人去看他。不要用手在門上大驚小怪的亂敲。只消把鐵絲一捺。房裏的鈴。自會叮零叮零作響。列位以為替富蘭克林報信的。究竟是誰呀。原來即是他捉住的電氣。電氣的力量。不但大過汽力。且汽力所萬做不來的。電氣皆做得來。富蘭克林但叫他拉個鈴。未免大才小用了。後來便有馬禮孫叫他送信。即是我們說得的電報了。愛迭孫叫他傳話。即是我們說的電話。或者德律風了。從此電燈、電車。一樣一樣的捉弄他做去。無不馬到成功。到了現在。工廠裏的機器。也要煩他去轉動了。汽力的生意。漸漸要被電光奪去。電力、汽力。各來服事我們。從此我們在水陸二界上。老地球也作難不來。只有空中。還是氣界把持著。除了飛鳥之外。不許人類去窺探。不料當英國的瓦德。在壺裏發明汽力之時。法蘭西國內。也有人見了風爐上的煙。發明了飛行之法。其人姓蒙。昆仲二人。哥哥名喚斯德方。兄弟名喚汝瑟甫。有一回。家中買得溼炭。生起爐子來。滾滿了一屋子煙。連忙打開牕。



索性多燒些煙。更製一只極大的扣袋。袋下掛了一個筐子。捉一只雞。使他立在筐子裡。去冒一回險。少停。氣球落下。雞也安然無恙。當時不過一點頑意兒罷了。沒有料到後來法國人打安南。就借這個頑意兒。滅了五萬方里的古國。奪了我們的屬地。蒙家的老同鄉馬梭。從此更造成飛船。便能如我們管社人。在太湖裡行船一般。

子。放他出去。只見一縷青煙。沖開空氣。升入天空去了。斯德方、汝瑟甫、二人見了。拍手道奇。於是也學富蘭克林捉弄電氣的法子。找些麻布。做了一個袋。裝滿了煙。袋口子用繩扣緊。一鬆手。那麻袋飄飄蕩蕩。也會上升。兩人大喜。

要東便東。要西便西。十分自在。今法國有幾處地方。各有定期的飛船往來。也可搭客。也能裝貨。諸位想希奇不希奇。將來打起仗來。省得在地上嚇人。只消駕了飛船。在天空裡廝殺便了。這回書中。說完瓦德發明汽機。富蘭克林發明電力。蒙氏兄弟發明氣球。自有這三大發明。人的本領。一天強似一天。大家吃飯穿衣的事。比起從前來。活動的越發容易。不活動的越發艱難。正是不會者難。會家不難。我們各宜猛省。這三件事。可也湊巧。皆起於前清乾隆年間。乾隆年間。直叫他是第二次開天闢地的時代。也無不可。高先生說至此。天色固然不早。泰伯廟裡的茶博士。也覺得高先生的坐頭。佔得太久了。高先生只得向衆人辭謝道。在下還有新鮮有趣的話。說給諸位聽。今天已來不及。可要依著說書人的老套。且待下回分解了。便帶著同來的一羣人。出了泰伯祠。依著一條線磚砌的五里街。向管社而去。正是

地北天南多故事。

山村水郭已斜陽。

釋義

人之五重門。卽是五官。見、聞、味、嗅、觸。謂之五識。人之智識。經五官實驗而得者。自然知得真切。「頂聰明的」云云。暗中卽指英國大哲學家培根也。培根以前。人於事物。皆不求實驗。甲以乙之臆說爲是。乙以甲之臆說爲然。此依彼賴。無有是處。至培根出。謂智識爲外界經驗之所得。不尙空言。不拾古人之唾餘。由是風氣爲之一變。而二十世紀之新事業。基於此矣。

益人神智者。惟書而已。古之書少。今之書多。古之書難讀。今之書易解。古之書難得。今之書易求。我國古人。處得書不易之時。尙且披蒲編。削竹簡鈔之讀之。我輩當此得書極易之時。而忍惜此小費。坐令一物不知乎。人世行樂之事。求學之方。有非鄉村窮人所能辦者。惟江上清風。山間明月。鄉下窮人。儘可享用。省一二天茶酒錢。買本白話書。鄉下窮人。儘可求學。小學生苟能以此種書。向其家中不識字人讀之。自覺覺人。亦一樂也。

俗語云。「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此語誠然。誰不知沸水之力。能掀壺蓋。誰

不見電光。誰不見黑煙上升。而必待瓦德始有汽機。必待樊克林始有電學。必待斯德方始有氣球。無他。千萬人皆不去用心。惟瓦德、富蘭克林、斯德方三人能用心而已。世間物理無窮。人之進步亦無窮。孟子曰：「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吾儕勉之。

富蘭克林十五歲時。人贊之曰：「此子也。不空費光陰。而多讀書。不依賴人言。而憑實驗。所以超乎常人也。」人人守此數言。則人人皆富蘭克林矣。少年人在學校。有師友導其前。無衣食勞其心。爲此甚容易。卽中年老年人。於作事之餘。卽物窮理。購書自讀。則心思自然日進於光明。

新說書第一集終

共 和 國 宣 講 書

現已出
至三集

(新)

(社)

(會)

每集一
角二分

承數千年專制之後。一旦改建
民國。欲使窮鄉僻壤。人人

知共和之要義。非宣講

不為功。願正言莊論。推闡學理。

聽者必易厭倦。本書為小說

大家天笑生所撰。以街

談巷議之口吻述共

和國民之智識宣講員

得此以為資料。則雖農夫村嫗

聞之無不了解。其稍識

字義能閱小說者。手此一編。亦

自能領會。共和思想之

發達。當惟此書是賴矣

孫毓修編
已出三集

(新)

(說)

(書)

每集一
角二分

欲使文理淺近之人。與事務紛忙

之人。皆有嗜書若命之概。以儲

普通之知識。則貴有相

當之書。以應之。本書以歷

史地理科學實業。諸端

為材料。而以小說之辭調

說書之口腔。聯絡而貫穿之。

談諧百出。逸趣橫生。

凡講 兒童教育家庭教

育以及社會教育者。皆

不可不注意於本書。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新 智 識 叢 書

戰 爭 與 進 化

過耀二角
根譯五分

是書譯述德法二國因摩洛哥問題爭議之後。以主戰論鼓吹其國民。與現在歐戰頗有關係。

發 明 與 文 明

黃士五角
恆著

書分五篇。述人智發明之交通各機關。無一不與世界文明有重要之關係者。歷歷言之。如數家珍。

開 戰 時 之 德 意 志

黃理四角
中譯五分

是編分十章。凡與德國之皇帝議會行政司法軍事財政市政教育工商農業諸要端。記錄靡遺。

德 國 富 強 之 由 來

朱章二角
寶編

是書詳述德國國民之愛國與好戰。以及其武勇。不啻為我國現時對症之藥石。一般國民及主張軍國民教育者。不可不讀。

動 物 與 人 生

陳大二角
裕編

是書述動物中與吾人生命有密接關係者。并詳舉實驗之例。極易理解。

人 類 進 化 之 研 究

過耀六角
根譯

本書以種種經驗。證明人類進化之理。條理清晰。譯筆明暢。便於研究。

誌

襍

● 下列價定冊一出月 ●

兒童教育畫	小說月報	教育部 英語週刊	教育部 英文雜誌	婦女雜誌	少年雜誌	學生雜誌	教育雜誌	東方雜誌
全七分七角定郵費每冊三分	元每冊郵費三角每冊二分全五年	元每冊六角四分郵費每冊全洋半分	元每冊五角一角郵費每冊一分半	元每冊郵費三角每冊二分全五年	分每冊全年八角預定郵費每冊四分	冊每冊一元半郵費每冊一分十二	冊每冊一元郵費每冊一分十二	冊每冊四元郵費每冊三元十二

歷代名人書札
 歷代名人小簡
 范文正公書牘
 司馬溫公書牘
 黃山谷書牘
 陸渭南書牘
 陳龍川書牘
 呂東萊書牘
 文信國書牘
 歸震川書牘
 錢牧齋尺牘
 曾文正公家書

正編 續編

八冊	二冊	二冊	三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二冊	各二冊	四冊
四角	連史紙七角 有光紙五角	四角	四角	三角五分	四角	三角	三角五分	三角	三角	三角	二角半	六角

最新
 公文書程式舉例
 司法公文式例解

一冊 一元
 一冊 一元二角

按照法定公文式各項用法詳加說明并選錄成文以爲模範凡政學商界均不可不備。

通 俗 新 尺 牘

八 角

本書將家庭社會應有之事實就現今時局撰成尺牘六百餘通分十八類都八百餘頁其特色有六
 (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二)詞意淺顯明切解釋甚易(三)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四)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五)每有一題散見各類詞句不同最便應用(六)於學商業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各加符號以便檢查後附各種要件尤便翻閱

新撰普通尺牘 三冊 五角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冊 三角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商業文件舉隅 一冊 三角

增註寫信必讀 四冊 二角

增廣尺牘句解 四冊 二角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梁 任 公 先 生 新 著

國 民 淺 訓

每 冊 定 價 一 角 五 分

梁任公先生今春由滬赴桂。道出越南。中途染病。遷居山中者旬日。著爲此書。都凡十三章。語語淺顯。字字精當。凡國民不可不知之理。與夫不可不盡之責任。無不詳細解說。示國民以途徑。吾國歷來不完全之見解。自窒進步之積習。無不究其病之所由來。窮其弊之所終極。痛下針砭。俾國民知幡然改革之不容已。全國國民能率而行之。斯不愧爲共和國之國民。而中華民國或有無窮之希望乎。

全國國民學校公鑒

貴校欲遵照部令
加授公民須知乎
現有最新出版之書
可以採用

商務印書館謹啓

教育部修正國民學校令。自第三年起。修身科每週定為三小時。以一小
時添授公民須知。本書遵照部令十九號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五項要旨
編纂。專供國民學校三四年學生之用。凡公民之定義。法令上所
定公民之資格。共和國公民應享之權利。應盡之職
務。地方自治應為之事。共和國體之組織等。皆就本國
情形法令立論。材料分量文字。適合國民學校程度。全
書一冊。業已出版。

國民學校
四三學年修身科用

共和國
教科書

公民須知

每冊定價一角對折五分